資治通鑑/卷21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十七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十八 唐紀三十四

► 卷二百十九

起柔兆涒灘五月，至九月，不滿一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18卷

【唐紀三十四】 起柔兆涒灘五月，至九月，不滿一年。

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下至德元年（丙申，公元七五六年）

五月，丁巳，炅眾潰，走保南陽，賊就圍之。太常卿張垍薦夷陵太守虢王巨有勇略，上征吳王祗為太僕卿，以巨為陳留、譙郡太守、河南節度使，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、黔中節度使趙國珍、南陽節度使魯炅。國珍，本牂柯夷也。戊辰，巨引兵自藍田出，趣南陽。賊聞之，解圍走。

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。潮與張巡有舊，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，潮因說巡曰：「天下事去矣，足下堅守危城，欲誰為乎？」巡曰：「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，今日之舉，忠義何在！」潮慚而退。

郭子儀、李光弼還常山，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。子儀選驍騎更挑戰，三日，至行唐，賊疲，乃退。子儀乘之，又敗之於沙河。蔡希德至洛陽，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，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助思明，合五萬餘人，而同羅、曳落河居五分之

一。子儀至恆陽，思明隨至，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；賊來則守，去則追之，晝則耀兵，夜斫其營，賊不得休息。數日，子儀、光弼議曰。「賊倦矣，可以出戰。」壬午，戰於嘉山，大破之，斬首四萬級，捕虜千餘人。思明墜馬，露髻跣足步走，至暮，杖折槍歸營，奔於博陵；光弼就圍之，軍聲大振。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。漁陽路再絕，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，多為官軍所獲，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。

祿山大懼，召高尚、嚴莊詬之曰：「汝數年教我反，以為萬全。今守潼關，數月不能進，北路已絕，諸軍四合，吾所有者止汴、鄭數州而已，萬全何在？汝自今勿來見我！」尚、莊懼，數日不敢見。田乾真自關下來，為尚、莊說祿山曰：「自古帝王經營大業，皆有勝敗，豈能一舉而成！今四方軍壘雖多，皆新募烏合之眾，未更行陳，豈能敵我薊北勁銳之兵，何足深憂！尚、莊皆佐命元勳，陛下一旦絕之，使諸將聞之，誰不內懼！若上下離心，臣竊為陛下危之！」祿山喜曰：「阿浩，汝能豁我心事。」即召尚、莊，置酒酣宴，自為之歌以侑酒，待之如初。阿浩，乾真小字也。祿山議棄洛陽，走歸范陽，計未決。

是時，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亂，莫不切齒。又，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為名，王思禮密說哥舒翰，使抗表請誅國忠，翰不應。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來，至潼關殺之。翰曰：「如此，乃翰反，非祿山也。」或說國忠：「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，翰若援旗西指，於公豈不危哉！」國忠大懼，乃奏：「潼關大軍雖盛，而後無繼，萬一失利，京師可憂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。」上許之，使劍南軍將李福德等領之。又募萬人屯灞上，令所親杜乾運將之，名為御賊，實備翰也。翰聞之，亦恐為國忠所圖，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。六月，癸未，召杜乾運詣關，因事斬之；國忠益懼。

會有告崔乾祐在陝，兵不滿四千，皆羸弱無備，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、洛。翰奏曰：「祿山久習用兵，今始為逆，豈肯無備！是必羸師以誘我。若往，正墮其計中。且賊遠來，利在速戰；官軍據險以扼之，利在堅守。況賊殘虐失眾，兵勢日蹙，將有內變；因而乘之，可不戰擒也。要在成功，何必務速！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，請且待之。」郭子儀、李光弼亦上言：「請引兵北取范陽，覆其巢穴，質賊黨妻子以招之，賊必內潰。潼關大軍，惟應固守以弊之，不可輕出。」國忠疑翰謀己，言於上，以賊方無備，而翰逗留，將失機會。上以為然，續遣中使趣之，項背相望。翰不得已，撫膺慟哭；丙戌，引兵出關。

己丑，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。乾祐據險以待之，南薄山，北阻河，隘道七十里。庚

寅。官軍與乾祐會戰。乾祐伏兵於險，翰與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觀軍勢，見乾祐兵少，趣諸軍使進。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，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，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，鳴鼓以助其勢。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，什什伍伍，散如列星，或疏或密，或前或卻，官軍望而笑之。乾祐嚴精兵，陳於其後。兵既交，賊偃旗如欲遁者，官軍懈，不為備。須臾，伏兵發，賊乘高下木石，擊殺士卒甚眾。道隘，士卒如束，槍槊不得用。翰以氈車駕馬為前驅，欲以沖賊。日過中，東風暴急，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，縱火焚之，煙焰所被，官軍不能開目，妄自相殺，謂賊在煙中，聚弓弩而射之。日幕，矢盡，乃知無賊。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山過，出官軍之後擊之，官軍首尾駭亂，不知所備，於是大敗；或棄甲竄匿山谷，或相擠排入河溺死，囂聲振天地，賊乘勝蹙之。後軍見前軍敗，皆自潰，河北軍望之亦潰，瞬息間，兩岸皆空。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，自首陽山西渡河入關。關外先為三塹，皆廣二丈，深丈，人馬墜其中，須臾而滿；餘眾踐之以度，士卒得入關者才八千餘人。辛卯，乾祐進攻潼關，克之。

翰至關西驛，揭榜收散卒，欲復守潼關。蕃將火拔歸仁等以百餘騎圍驛，入謂翰曰：「賊至矣，請公上馬。」翰上馬出驛，歸仁帥眾叩頭曰：「公以二十萬眾一戰棄之，何面目復見天子！且公不見高仙芝，封常清乎？請公東行。」翰不可，欲下馬。歸仁以毛縶其足於馬腹，及諸將不從者，皆執之以東。會賊將田乾真已至，遂降之，俱送洛陽。安祿山問翰曰：「汝常輕我，今定何如？」翰伏地對曰：「臣肉眼不識聖人。今天下未平，李光弼在常山，李祗在東平，魯炅在南陽，陛下留臣，使以尺書招之，不日皆下矣。」祿山大喜，以翰為司空、同平章事。謂火拔歸仁曰：「汝叛主，不忠不義。」執而斬之。翰以書招諸將，皆復書責之。祿山知無效，乃囚諸苑中。潼關既敗，於是河東、華陰、馮翊、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，所在守兵皆散。

是日，翰麾下來告急，上不時召見，但遣李福德等將監牧兵赴潼關。及暮，平安火不至，上始懼。壬辰，召宰相謀之。楊國忠自以身領劍南，聞安祿山反，即令副使崔圓陰具儲偫，以備有急投之，至是首唱幸蜀之策。上然之。癸巳，國忠集百官於朝堂，惶懅流涕；問以策略，皆唯唯不對。國忠曰：「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，上下之信。今日之事，非宰相之過。」仗下，士民掠擾奔走，不知所之，市裡蕭條。國忠使韓、虢入宮，勸上入蜀。

甲午，百官朝者什無一二。上御勤政樓，下制，雲欲親征，聞者皆莫之信。以京兆尹魏方進為御史大夫兼置頓使；京兆少尹靈昌崔光遠為京兆尹，充西京留守；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鑰。托以劍南節度大使穎王□將赴鎮，令本道設儲偫。是日，上移仗北內。既夕，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，厚賜錢帛，選閒廄馬九百餘匹，外人皆莫之知。乙未，

黎明，上獨與貴妃姊妹、皇子、妃、主、皇孫、楊國忠、韋見素、魏方進、陳玄禮及親近宦官、宮人出延秋門，妃、主、皇孫之在外者，皆委之而去。上過左藏，楊國忠請焚之，曰：「無為賊守。」上愀然曰：「賊來不得，必更斂於百姓；不如與之，無重困吾赤子。」是日，百官猶有入朝者，至宮門，猶聞漏聲，三衛立仗儼然。門既啟，則宮人亂出，中外擾攘，不知上所之。於是王公、士民四出逃竄，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捨，盜取金寶，或乘驢上殿。又焚左藏大盈庫。崔光遠、邊令誠帥人救火，又募人攝府、縣官分守之，殺十餘人，乃稍定。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，令誠亦以管鑰獻之。

上過便橋，楊國忠使人焚橋。上曰：「士庶各避賊求生，奈何絕其路！」留內侍監高力士，使撲滅乃來。上遣宦者王洛卿前行，告諭郡縣置頓。食時，至咸陽望賢宮，洛卿與縣令俱逃，中使徵召，吏民莫有應者。日向中，上猶未食，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。於是民爭獻糲飯，雜以麥豆；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，須臾而盡，猶未能飽。上皆酬其直，慰勞之。眾皆哭，上亦掩泣。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：「祿山包藏禍心，固非一日；亦有詣闕告其謀者，陛下往往誅之，使得逞其奸逆，致陛下播越。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，蓋為此也。臣猶記宋璟為相，數進直言，天下賴以安平。自頃以來，在廷之臣以言為諱，惟阿諛取容，是以闕門之外，陛下皆不得而知。草野之臣，必知有今日久矣，但九重嚴邃，區區之心，無路上達。事不至此，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！」上曰：「此朕之不明，悔無所及！」慰諭而遣之。俄而尚食舉御膳以至，上命先賜從官，然後食之。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，期未時皆集而行。夜將半，乃至金城。縣令亦逃，縣民皆脫身走，飲食器皿具在，士卒得以自給。時從者多逃，內侍監袁思藝亦亡去，驛中無燈，人相枕藉而寢，貴賤無以復分辨。王思禮自潼關至，始知哥舒翰被擒；以思禮為河西、隴右節度使，即令赴鎮，收合散卒，以俟東討。

丙申，至馬嵬驛，將士饑疲，皆憤怒。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，欲誅之，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，太子未決。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，訴以無食，國忠未及對，軍士呼曰：「國忠與胡虜謀反！」或射之，中鞍。國忠走至西門內，軍士追殺之，屠割支體，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，並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、秦國夫人。御史大夫魏方進曰：「汝曹何敢害宰相！」眾又殺之。韋見素聞亂而出，為亂兵所撾，腦血流地。眾曰：「勿傷韋相公。」救之，得免。軍士圍驛，上聞喧嘩，問外何事，左右以國忠反對。上杖屨出驛門，慰勞軍士，令收隊，軍士不應。上使高力士問之，玄禮對曰：「國忠謀反，貴妃不宜供奉，願陛下割恩正法。」上曰：「朕當自處之。」入門，倚杖傾首而立。久之，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：「今眾怒難犯，安危在晷刻，願陛下速決！」因叩頭流血。上曰：「貴妃常居深宮，安知國忠反謀！」高力士曰：「貴妃誠無罪，然將士已殺國忠，而貴

妃在陛下左右，豈敢自安！願陛下審思之，將士安，則陛下安矣。」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，縊殺之。輿屍置驛庭，召玄禮等入視之。玄禮等乃免胄釋甲，頓首請罪，上慰勞之，令曉諭軍士。玄禮等呼萬歲，再拜而出，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。諤，見素之子也。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虢國夫人、夫人子裴徽皆走，至陳倉，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，誅之。

丁酉，上將發馬嵬，朝臣惟韋見素一人，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，充置頓使。將士皆曰：「國忠謀反，其將吏皆在蜀，不可往。」或請之河、隴，或請之靈武，或請之太原，或言還京師。上意在入蜀，慮違眾心，竟不言所向。韋諤曰：「還京，當有御賊之備。今兵少，未易東向，不如且至扶風，徐圖去就。」上詢於眾，眾以為然，乃從之。及行，父老皆遮道請留，曰：「宮闕，陛下家居，陵寢，陛下墳墓，今捨此，欲何之？」上為之按轡久之，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。父老因曰：「至尊既不肯留，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，取長安。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，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？」須臾，眾至數千人。太子不可，曰：「至尊遠冒險阻，吾豈忍朝夕離左右。且吾尚未面辭，當還白至尊，更稟進止。」涕泣，跋馬欲西。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：「逆胡犯闕，四海分崩，不因人情，何以興復！今殿下從至尊入蜀，若賊兵燒絕棧道，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。人情既離，不可復合，雖欲復至此，其可得乎！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，召郭、李於河北，與之並力東討逆賊，克復二京，削平四海，使社稷危而復安，宗廟毀而更存，掃除宮禁以迎至尊，豈非孝之大者乎！何必區區溫情，為兒女之戀乎！」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。父老共擁太子馬，不得行。太子乃使俶馳白上。上總轡待太子，久不至，使人偵之，還白狀，上曰：「天也！」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，且諭將士曰：「太子仁孝，可奉宗廟，汝曹善輔佐之。」又諭太子曰：「汝勉之，勿以吾為念。西北諸胡，吾撫之素厚，汝必得其用。」太子南向號泣而已。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，且宣旨欲傳位，太子不受。俶、倓，皆太子之子也。

己亥，上至岐山。或言賊前鋒且至，上遽過，宿扶風郡。士卒潛懷去就，往往流言不遜，陳玄禮不能制，上患之。會成都貢春彩十餘萬匹，至扶風，上命悉陳之於庭，召將士入，臨軒諭之曰：「朕比來衰耄，托任失人，致逆胡亂常，須遠避其鋒。知卿等皆蒼猝從朕，不得別父母妻子，芟涉至此，勞苦至矣，朕甚愧之。蜀路阻長，郡縣褊小，人馬眾多，或不能供，今聽卿等各還家，朕獨與子、孫、中官前行入蜀，亦足自達。今日與卿等訣別，可共分此彩，以備資糧。若歸，見父母及長安父老，為朕致意，各好自愛也！」因泣下沾襟。眾皆哭，曰：「臣等死生從陛下，不敢有貳。」上良久曰：「去留聽卿。」自是流言始息。

太子既留，未知所適。廣平王俶曰：「日漸晏，此不可駐，眾欲何之？」皆莫對。建寧王倓曰：「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，將吏歲時致啟，倓略識其姓名。今河西、隴右之眾皆敗降賊，父兄子弟多在賊中，或生異圖。朔方道近，士馬全盛，裴冕衣冠名族，必無貳心。賊入長安方虜掠，未暇徇地，乘此速往就之，徐圖大舉，此上策也。眾皆曰：「善！」至渭濱，遇潼關敗卒，誤與之戰，死傷甚衆。已，乃收餘卒，擇渭水淺處，乘馬涉渡；無馬者涕泣而返。太子自奉天北上，比至新平，通夜馳三百餘里，士卒、器械失亡過半，所存之眾不過數百。新平太守薛羽棄郡走，太子斬之，是日，至安定，太守徐毅亦走，又斬之。

庚子，以劍南節度留後崔圓為劍南節度等副大使。辛丑，上發扶風，宿陳倉。

太子至烏氏，彭原太守李遵出迎，獻衣及糗糧。至彭原，募士，得數百人。是日，至平涼，閱監牧馬，得數萬匹，又募士，得五百餘人，軍勢稍振。

壬寅，上至散關，分扈從將士為六軍，使穎王□先行詣劍南。壽王瑁等分將六軍以次之。丙午，上至河池郡。崔圓奉表迎車駕，具陳蜀土豐稔，甲兵全盛。上大悅，即日，以圓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，蜀郡長史如故。以隴西公珙為漢中王、梁州都督、山南西道採訪防禦使。珙，璡之弟也。

王思禮至平涼，聞河西諸胡亂，還，詣行在。初，河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，故爭自立，相攻擊；而都護實從翰在北岸，不死，又不與火拔歸仁俱降賊。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為河西節度使，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為隴右節度使，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，招其部落。以思禮為行在都知兵馬使。

戊申，扶風民康景龍等自相帥擊賊所署宣慰使薛總，斬首二百餘級。庚戌，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，克扶風而守之。

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，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，凡十日，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，以張通儒為西京留守，崔光遠為京兆尹；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，以鎮關中。孝哲為祿山所寵任，尤用事，常與嚴莊爭權；祿山使監關中諸將，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。教哲豪侈，果於殺戮，賊黨畏之。祿山命搜捕百官、宦者、宮女等，每獲數百人，輒以兵衛送洛陽。王、侯、將、相扈從車駕、家留長安者，誅及嬰孩。陳希烈以晚節失恩，怨上，與張均、

張垍等皆降於賊。祿山以希烈、垍為相，自餘朝士皆授以官。於是賊勢大熾，西脅汧、隴，南侵江、漢，北割河東之半。然賊將皆粗猛無遠略，既克長安，自以為得志，日夜縱酒，專以聲色寶賄為事，無復西出之意，故上得安行入蜀，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。

李光弼圍博陵未下，聞潼關不守，解圍而南。史思明踵其後，光弼擊卻之，與郭子儀皆引兵入井陘，留常山太守王輔將景城、河間團練兵守常山。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，未至，史思明引兵逆擊之，正臣大敗，棄妻子走，士卒死者七千餘人。初，顏真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陘，即斂軍還平原，以待光弼之命。聞郭、李西入井陘，真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。

太子至平涼數日，朔方留後杜鴻漸、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、節度判官崔漪、支度判官盧簡金、鹽池判官李涵相與謀曰：「平涼散地，非屯兵之所，靈武兵食完富，若迎太子至此，北收諸城兵，西發河、隴勁騎，南向以定中原，此萬世一時也。」乃使涵奉箋於太子，且籍朔方士馬、甲兵、谷帛、軍須之數以獻之。涵至平涼，太子大悅。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為御史中丞，至平涼見太子，亦勸太子之朔方，太子從之。鴻漸，暹之族子；涵，道之曾孫也。鴻漸、漪使少游居後，葺次捨，庀資儲，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，說太子曰：「朔方，天下勁兵處也。今吐蕃請和，回紇內附，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。殿下今理兵靈武，按轡長驅，移檄四方，收攬忠義，則逆賊不足屠也。」少游盛治宮室，帷帳皆仿禁中，飲膳備水陸。秋，七月，辛酉，太子至靈武，悉命撤之。

甲子，上至普安，憲部侍郎房琯來謁見。上之發長安也，群臣多不知，至咸陽，謂高力士曰：「朝臣誰當來，誰不來？」對曰：「張均、張垍父子受陛下恩最深，且連戚裡，是必先來。時論皆謂房琯宜為相，而陛下不用，又祿山嘗薦之，恐或不來。」上曰：「事未可知。」及琯至，上問均兄弟，對曰：「臣帥與偕來，逗留不進：觀其意，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。」上顧力士曰：「朕固知之矣。」即日，以□為文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初，張垍尚寧親公主，聽於禁中置宅，寵渥無比。陳希烈求解政務，上幸垍宅，問可為相者。垍未對。上曰：「無若愛婿。」垍降階拜舞。既而不用，故垍懷怏怏，上亦覺之。是時均、垍兄弟及姚崇之子尚書右丞奕、蕭嵩之子兵部侍郎華、韋安石之子禮部侍郎陟、太常少卿斌，皆以才望至大官，上嘗曰：「或命相，當遍舉故相子弟耳。」既而皆不用。

裴冕、杜鴻漸等上太子箋，請遵馬嵬之命，即皇帝位，太子不許。冕等言曰：「將士皆關中人，日夜思歸，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，冀尺寸之功。若一朝離散，不可復集。

願殿下勉徇眾心，為社稷計！」箋五上，太子乃許之。是日，肅宗即位於靈武城南樓，群臣舞蹈，上流涕歔欷。尊玄宗曰上皇天帝，赦天下，改元。以杜鴻漸、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，裴冕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改關內採訪使為節度使，徒治安化，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為之。以陳倉令薛景仙為扶風太守，兼防禦使；隴右節度使郭英乂為天水太守，兼防禦使。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，惟餘老弱守邊，文武官不滿三十人，披草萊，立朝廷，制度草創，武人驕慢。大將管崇嗣在朝堂，背闕而坐，言笑自若，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，繫於有司。上特原之，歎曰：「吾有李勉，朝廷始尊！」勉，元懿之曾孫也。旬日間，歸附者漸眾。

張良娣性巧慧，能得上意，從上來朔方。時從兵單寡，良娣每寢，常居上前。上曰：「禦寇非婦人所能。」良娣曰：「蒼猝之際，妾以身當之，殿下可從後逸去。」至靈武，產子；三日起，縫戰士衣。上止之，對曰：「此非妾自養之時。」上以是益憐之。

丁卯，上皇制：「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，領朔方、河東、河北、平盧節度都使，南取長安、洛陽。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，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；永王璘充山南東道、嶺南、黔中、江南西道節度都使，以少府監竇紹為之傅，長沙太守李峴為都副大使；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，領江南東路及淮南、河南等路節度都使，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匯為之傅，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為都副大使；豐王珙充武威都督，仍領河西、隴右、安西、北庭等路節度都使，以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為之傅，充都副大使。應須士馬、甲仗、糧賜等，並於當路自供。其諸路本節度使虢王巨等並依前充使。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，並任自簡擇，署訖聞奏。」時琦、珙皆不出閤，惟璘赴鎮。置山南東道節度，領襄陽等九郡。升五府經略使為嶺南節度，領南海等二十二郡。升五溪經略使為黔中節度，領黔中等諸郡。分江南為東、西二道，東道領餘杭，西道領豫章等諸郡。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，莫知上所之，及是制下，始知乘輿所在。匯，秩之弟也。

安祿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、附馬等於崇仁坊，刳其心，以祭安慶宗。凡楊國忠、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所惡者皆殺之，凡八十三人，或以鐵棓揭其腦蓋，流血滿街。己巳，又殺皇孫及郡、縣主二十餘人。

庚午，上皇至巴西；太守崔渙迎謁。上皇與語，悅之，房琯復薦之，即日，拜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以韋見素為左相。渙，玄□之孫也。

初，京兆李泌，幼以才敏著聞，玄宗使與忠王游。忠王為太子，泌已長，上書言事。玄

宗欲官之，不可；使與太子為布衣交，太子常謂之先生。楊國忠惡之，奏徒蘄春，後得歸隱，居潁陽。上自馬嵬北行，遣使召之，謁見於靈武，上大喜，出則聯轡，寢則對榻，如為太子時，事無大小皆咨之，言無不從，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。上欲以泌為右相，泌固辭曰：「陛下待以賓友，則貴於宰相矣，何必屈其志！」上乃止。同羅、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，甲戌，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，竊廄馬二千匹逃歸朔方，謀邀結諸胡，盜據邊地。上遣使宣慰之，降者甚眾。

賊遣兵寇扶風，薛景仙擊卻之。

安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、繒彩誘河、隴將士，大震關使郭英乂擒斬之。

同羅、突厥之逃歸也，長安大擾，官吏竄匿，獄囚自出。京兆尹崔光遠以為賊且遁矣，遣吏卒守孫孝哲宅。孝哲以狀白祿山，光遠乃與長安令蘇震帥府、縣官十餘人來奔。己卯，至靈武，上以光遠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，使之渭北招集吏民；以震為中丞。震，瑰之孫也。祿山以田乾真為京兆尹。侍御史呂諲、右拾遺楊綰、奉天令安平崔器相繼詣靈武；以諲、器為御史中丞，綰為起居舍人、知制誥。

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，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，且緩師以觀變。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：「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！特進常自謂大丈夫，今日視之，乃兒女子耳！」嗣業大慚，即白宰如數發兵，以秀實自副，將之詣行在。上又徵兵於安西；行軍司馬李棲筠發精兵七千人，勵以忠義而遣之。

敕改扶風為鳳翔郡。

庚辰，上皇至成都，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。

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，相守四十餘日，朝廷聲問不通。潮聞玄宗已幸蜀，復以書招巡。有大將六人，官皆開府、特進，白巡以兵勢不敵，且上存亡不可知，不如降賊。巡陽許諾。明日，堂上設天子畫像，帥將士朝之，人人皆泣。巡引六將於前，責以大義，斬之。士心益勸。

中城矢盡，巡縛蒿為人千餘，被以黑衣，夜縋城下，潮兵爭射之，久乃知其蒿人；得矢數十萬。其後復夜縋人，賊笑不設備，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；潮軍大亂，焚壘而遁，追

奔十餘里。潮慚，益兵圍之。

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，語未絕，賊弩射之，面中六矢而不動。潮疑其木人，使諜問之，乃大驚，遙謂巡曰：「向見雷將軍，方知足下軍令矣，然其如天道何！」巡謂之曰：「君未識人倫，焉知天道！」未幾，出戰，擒賊將十四人，斬道百餘級。賊乃夜遁，收兵入陳留，不敢復出。

頃之，賊步騎七千餘眾屯白沙渦，巡夜襲擊，大破之。還，至桃陵，遇賊救兵四百餘人，悉擒之。分別其眾，媯、檀及胡兵，悉斬之；滎陽、陳留脅從兵，皆散令歸業。旬日間，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。

河北諸郡猶為唐守，常山太守王輔欲降賊，諸將怒，因擊球，縱馬踐殺之。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有朔方兵三千人，諸將遣使者宗仙運帥父老詣信都，迎承恩鎮常山。承恩辭以無詔命，仙運說承恩曰：「常山地控燕、薊，路通河、洛，有井陘之險，足以扼其咽喉。頃屬車駕南遷，李大夫收軍退守晉陽，王太守權統後軍，欲舉城降賊，眾心不從，身首異處。大將軍兵精氣肅，遠近莫敵，若以家國為念，移據常山，與大夫首尾相應，則洪勳盛烈，孰與為比！若疑而不行，又不設備，常山既陷，信都豈能獨全！」承恩不從。仙運又曰：「將軍不納鄙夫之言，必懼兵少故也。今人不聊生，鹹思報國，競相結聚，屯據鄉村，若懸賞招之，不旬日十萬可致；與朔方甲士三千餘人相參用之，足成王事。若捨要害以授人，居四通而自安，譬如倒持劍戟，取敗之道也。」承恩竟疑不決。承恩，承玭族兄也。

是月，史思明、蔡希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。旬日，九門偽降，伏甲於城上。思明登城，伏兵攻之；思明墜城，鹿角傷其左脅，夜，奔博陵。

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。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，依前河北招討、採訪、處置使，並致赦書，亦以蠟丸達之。真卿頒下河北諸郡，又遣人頒於河南、江、淮。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，徇國之心益堅矣。

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，靈武軍威始盛，人有興復之望矣。八月，壬午朔，以子儀為武部尚書、靈武長史，以李光弼為戶部尚書、北都留守，並同平章事，餘如故。光弼以景城、河間兵五千赴太原。

先是，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，朝廷遣待御史崔眾交其兵，尋遣中使誅之；眾侮易承業，光弼素不平。至是，敕交兵於光弼，眾見光弼，不為禮，又不時交兵，光弼怒，收斬之，軍中股慄。

回紇可汗、吐蕃贊普相繼遣使請助國討賊，宴賜而遣之。

癸未，上皇下制，赦天下。

北海太守賀蘭進明遣錄事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，琦言於上皇，以為：「今方用兵，財賦為急，財賦所產，江、淮居多，乞假臣一職，可使軍無乏用。」上皇悅，即以琦為監察御史、江淮租庸使。

史思明再攻九門，辛卯，克之，所殺數千人；引兵東圍蒿城。

李庭望將蕃、漢二萬餘人東襲寧陵、襄邑，夜，去雍丘城三十里置營。張巡帥短兵三千掩擊，大破之，殺獲太半。庭望收軍夜遁。

癸巳，靈武使者至蜀，上皇喜曰：「吾兒應天順人，吾復何憂！」丁酉，制：「自今改制敕為誥，表疏稱太上皇。四海軍國事，皆先取皇帝進止，仍奏朕知；俟克復上京，朕不復預事。」己亥，上皇臨軒，命韋見素、房琯、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。

辛丑，史思明陷蒿城。

初，上皇每酺宴，先設太常雅樂坐部、立部，繼以鼓吹、胡樂、教坊、府縣散樂、雜戲；又以山車、陸船載樂往來；又出宮人舞《霓裳羽衣》；又教舞馬百匹，銜杯上壽；又引犀、象入場，或拜，或舞。安祿山見而悅之，既克長安，命搜捕樂工，運載樂器、舞衣，驅舞馬、犀、象皆詣洛陽。

臣光曰：聖人以道德為麗，仁義為樂；故雖茅茨土階，惡衣菲食，不恥其陋，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。明皇恃其承平，不思後患，殫耳目之玩，窮聲技之巧，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，欲使前莫能及，後無以逾，非徒娛己，亦以誇人。豈知大盜在旁，已有窺竊之心，卒致鑾輿播越，生民塗炭。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，適足為大盜之招也。

祿山宴其群臣於凝碧池，盛奏眾樂；梨園弟子往往歔欷泣下，賊皆露刃睨之。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，擲樂器於地，西向慟哭。祿山怒，縛於試馬殿前，支解之。

祿山聞向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，既得長安，命大索三日，並其私財盡掠之。又令府縣推按，銖兩之物無不窮治，連引搜捕，支蔓無窮，民間騷然，益思唐室。

自上離馬嵬北行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，長安民日夜望之，或時相驚曰：「太子大軍至矣！」則皆走，市裡為空，賊望見北方塵起，輒驚欲走。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，遙應官軍；誅而復起，相繼不絕，賊不能制。其始自京畿、鄜、坊至於岐、隴皆附之，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，賊兵力所及者，南不出武關，北不過雲陽，西不過武功。江、淮奏請貢獻之蜀、之靈武者，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，道路無壅，皆薛景仙之功也。

九月，壬子，史思明圍趙郡，丙辰，拔之；又圍常山，旬日，城陷，殺數千人。

建寧王倓，性英果，有才略，從上自馬嵬北行，兵眾寡弱，屢逢寇盜。人炎自選驍勇，居上前後，血戰以衛上。上或過時求食，倓悲泣不自勝，軍中皆屬目向之。上欲以倓為天下兵馬元帥，使統諸將東征，李泌曰：「建寧誠元帥才；然廣平，兄也。若建寧功成，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！」上曰：「廣平，塚嗣也，何必以元帥為重！」泌曰：「廣平未正位東宮。今天下艱難，眾心所屬，在於元帥。若建寧大功既成，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，同立功者其肯已乎！太宗、上皇，即其事也。」上乃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，諸將皆以屬焉。倓聞之，謝泌曰：「此固倓之心也！」

上與泌出行軍，軍士指之，竊言曰：「衣黃者，聖人也。衣白者，山人也。」上聞之，以告泌，曰：「艱難之際，不敢相屈以官，且衣紫袍以絕群疑。」泌不得已，受之；服之，入謝。上笑曰：「既服此，豈可無名稱！」出懷中敕，以泌為侍謀軍國、元帥府行軍長史。泌固辭，上曰：「朕非敢相臣，以濟艱難耳。俟賊平，任行高志。」泌乃受之。置元帥府於禁中，俶入則泌在府，泌入俶亦如之。泌又言於上曰：「諸將畏憚天威，在陛下前敷陳軍事，或不能盡所懷；萬一小差，為害甚大。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，臣與廣平從容奏聞，可者行之，不可者已之。」上許之。時軍旅務繁，四方奏報，自昏至曉無虛刻，上悉使送府，泌先開視，有急切者及烽火，重封，隔門通進，餘則待明。禁門鑰契，悉委俶與泌掌之。

阿史那從禮說誘九姓府、六胡州諸胡數萬眾，聚於經略軍北，將寇朔方，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。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之子玢別將兵與虜戰，兵敗，降之；既而復逃歸，懷恩叱而斬之。將士股慄，無不一當百，遂破同羅。上雖用朔方之眾，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，以豳王守禮之子承寀為敦煌王，與僕固懷恩使於回紇以請兵。又發拔汗那兵，且使轉諭城郭諸國，許以厚賞，使從安西兵入援。李泌勸上：「且幸彭原，俟西北兵將至，進幸扶風以應之；於時庸調亦集，可以贍軍。」上從之。戊辰，發靈武。

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，上斬之。

丙子，上至順化。韋見素等至自成都，奉上寶冊，上不肯受，曰：「比以中原未靖，權總百官，豈敢乘危，遽為傳襲！」群臣固請，上不許，置寶冊於別殿，朝夕事之，如定省之禮。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，意薄之；素聞房琯名，虛心待之，琯見上言時事，辭情慷慨，上為之改容，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。琯亦以天下為己任，知無不為，專決於胸臆；諸相拱手避之。

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，李泌言於上曰：「今四海分崩，當以儉約示人，良娣不宜乘此。請撤其珠玉付庫吏，以俟有戰功者賞之。」良娣自閣中言曰：「鄰里之舊，何至如是！」上曰：「先生為社稷計也。」遽命撤之。建寧王倓泣於廊下，聲聞於上；上驚，召問之，對曰：「臣比憂禍亂未已，今陛下從諫如流，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，是以喜極而悲耳。」良娣由是惡李泌及倓。

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，欲敕諸將克長安，發其塚，焚骨揚灰。泌曰：「陛下方定天下，奈何仇死者！彼枯骨何知，徒示聖德之不弘耳。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仇也，若聞此舉，恐阻其自新之心。」上不悅，曰：「此賊昔日百方危朕，當是時，朕不保朝夕。朕之全，特天幸耳！林甫亦惡卿，但未及害卿而死耳，奈何矜之！」對曰：「臣豈不知！所以言者，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，太平娛樂，一朝失意，遠處巴蜀。南方地惡，上皇春秋高，聞陛下此敕，意必以為用韋妃之故，內慚不懌。萬一感憤成疾，是陛下以天下之大，不能安君親。」言未畢，上流涕被面，降階，仰天拜曰：「朕不及此，是天使先生言之也！」遂抱泌頸泣不已。

他夕，上又謂泌曰：「良娣祖母，昭成太后之妹也，上皇所念。朕欲使正位中宮，以慰上皇心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陛下在靈武，以群臣望尺寸之功，故踐大位，非私己也。至於家事，宜待上皇之命，不過晚歲月之間耳。」上從之。

南詔乘亂陷越嶲會同軍，據清溪關；尋傳、驃國皆降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